

马年说马

全媒体记者 李贺建

2026年是马年，驻马店是全国为数不多带有马字的城市。驻马店的地名起源可追溯至元代。据《确山县志》记载，元朝政府为加强南北通信，于1293年在汝宁府西30公里的芒麻村（今驿城区老街）设立驿站。

明代初年，朱元璋推行分封制，其子朱见泽被封为崇简王，驻藩汝宁府（今汝南县）。成化十年（1474年），朱见泽以“芒麻”谐音“驻马”为由，奏请朝廷将驿站更名为“驻马驿站”，并扩建为完备的驿站体系。

驿站的设立带动了周边商业的兴起。明清时期，驻马店驿站周边形成米铺、油铺、盐铺、酒铺等数十种商业铺子，集市繁荣。据《驻马店简史》记载，驿道两侧“保甲制”的行政区划以驿路为界，足见驿站对城市空间格局的深远影响。民国时期，京广铁路的修建进一步巩固了驻马店的交通地位，使其成为中原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。

民间传说驻马店为曹操屯田区，因“驻者，停驻也；马者，军队之谓也；店者，小城之谓也”而得名。这一说法虽缺乏史料支撑，却反映了驻马店在三国时期作为军事后勤基地的历史背景。

在中国人的观念里，马不仅是交通和战争的坐骑，更象征着力量、勇气、进取和活力。马与人类休戚与共，心心相印：欢喜时，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；悲伤时，“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关马不前”。前秦苻坚坠下山涧，马垂下缰绳，将主人救起；三国刘备，陷入檀溪之中，的卢马一跃而起，直达对岸。名马配英雄，人在马在，人亡马亡。三国关羽死后，赤兔马绝食而亡；楚汉争霸，项羽自杀，乌骓马沉江而随……

马是中国人喜欢的动物，从古至今，写马的人和画马的人很多。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，《诗经》中有多篇吟咏马的诗句。如《齐风·载驱》有“四骊济济”的诗句，写四匹黑马很健壮；《小雅·四牡》有“四牡騤騤”的诗句，写四匹马“马不停蹄”；而《小雅·白驹》共四段，每段以“皎皎白驹”（洁白的马）起兴，抒发诗人对马匹的喜爱之情。

战国后期楚国爱国诗人屈原的名篇《离骚》中，有表示诗人愿乘骏马奔驰来为楚王充当开路先锋的诗句：“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道夫先路！”这里的“骐骥”即指骏马。

三国著名诗人曹植的《白马篇》，以白马衬托英勇机智的“幽并游侠儿”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诗中“白马饰金羁，连翩西北驰”等句，生动描绘了骏马的英姿。

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，唐诗中咏马的诗句和诗篇数量多、质量高。如杜甫的《房兵曹胡马》一诗，通过写实与虚写相结合的手法，赞美了骏马的气概和品格。

中国画马传统可追溯至商周青铜器上的马纹装饰，至唐代达到巅峰。曹霸、韩干作为盛唐画马双璧，前者以“神妙独数江都王”的赞誉闻名，其《九马图》虽已失传，但杜甫诗中“斯须九重真龙出，一洗万古凡马空”的描述，仍可窥见其笔下骏马的超凡气韵；后者则以《照夜白图》等作品奠定写实风格，画中骏马肥壮矫健，肌肉线条如刀刻般精准，被后世奉为“曹韩”典范。

宋代李公麟开创白描画马新风，其《五马图》以单线勾勒马匹骨骼结构，线条如行云流水，既保留唐代写实精髓，又融入文人雅趣。元代赵孟頫则融合唐宋技法，以《浴马图》展现马匹膘肥体壮的动态美，设色淡雅中见功力，被赞“简拙清润，笔意高古”。

清代郎世宁作为中西合璧的代表，其《百骏图》以透视法与光影处理突破传统，马匹形态各异，立体感极强，成为中国古代十大传世名画之一。而徐悲鸿的《奔马图》则以水墨与素描结合，通过夸张的肢体语言与飞扬的鬃毛，赋予马匹“雄骏矫健，气魄恢宏”的现代精神，成为民族危亡时期的文化图腾。

徐悲鸿画马，堪称一绝。他笔下的马，绝非简单的形似，而是神韵毕现。徐悲鸿借马抒怀，将对国家命运的关切、对民族精神的赞颂融入画中。他的马，是奋进的象征，是力量的化身，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在困境中勇往直前，为国家的独立与富强不懈奋斗，成为艺术史上永恒的经典。

从汉代的铜奔马穿越风沙，到唐代的昭陵六骏铭记功勋，再到徐悲鸿的奔马图绘抗争精神，“马”的形象始终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奋进足迹。

如今的驻马店，既是全国文明城市、国家卫生城市，也是“中原粮仓”“中州油库”。从驿站到高铁枢纽，从农业大市到产业集群，驻马店在传承中创新，续写着“驻马”精神的新篇章。

